

40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12 JAN 1952

T 5338 783

近體樂府卷第三

集一百三十三

長短句

南歌子

鳳髻金泥帶龍紋玉掌梳
走來窻下笑相扶
愛道畫眉深淺入時無
弄筆偎人久
描花試手初
等閑妨了繡功夫
笑問雙鴛鴦字怎生書

御街行

天非華艷輕非霧
來夜半天明去
來如春夢不多時
去似朝雲何處
乳鷄酒燕落星沉月
統統城頭鼓



參差漸辨西池樹朱閣斜欹戶綠苔深徑少人行苔
上屐痕無數遺香餘粉剩衾閑枕天把多情賦

桃源憶故人一名虞美人影

一

梅梢弄粉香猶嫩欲寄江南春

一作芳

信別後寸腸縈

一作愁

損說與伊爭穩

小爐獨守寒灰燼忍泪低頭

二字一作無言

畫盡眉上萬重新恨竟日無人問

二

鶯愁燕苦春歸去寂寂花飄紅雨碧草綠楊岐路況

是長亭暮少年行客情難訴泣對東風無語目斷
兩三煙樹翠隔江淹浦

臨江仙

一

柳外輕雷池上雨雨聲滴碎荷聲小樓西角斷虹明
欄干倚處待得月華生燕子飛來窺畫棟玉鈎垂
下簾旌涼波不動簟紋平水精雙枕傍有墮釵橫

二

記得金鑾同唱第春風上國繁華如今薄宦老天涯

十年岐路空負曲江花
聞說閬山通閬苑樓高不
見君家孤城寒日等閑斜
離愁難盡紅樹遠連霞

聖無憂

世路風波險十年一別須臾
人生聚散長如此相見
且懽娛好酒能消光景
春風不染髭鬚為公一醉
花前倒紅袖莫來扶

浪淘沙

一

把酒祝東風且共從容
垂楊紫陌洛城東總是當時

携手處遊遍芳取

聚散苦匆匆此恨無窮
今年花

勝去年紅可惜明年花更好
知與誰同

二

花外倒金翹飲散無慘
柔桑蔽日柳迷條此地年時
曾一醉還是春朝
今日舉輕橈帆影飄飄
長亭回首短亭遙
過盡長亭人更遠
特地魂銷

三

五嶺麥秋殘荔子初丹
絳紗囊裏水晶丸可惜天教
生處遠不近長安
往事憶開元妃子偏
伶一從魂

散馬蒐關只有紅塵無驛使滿眼驪山

四

萬恨苦綿綿舊約前懽桃花溪畔柳陰間幾度日高
春睡重繡戶深關樓外夕陽閑獨自憑欄一重水
隔一重山水闊山高人不見有淚無言

五

今日此地遊萊萊
又光潑灑柳條柔如此春來
好妓好歌喉不醉難休勸君滿
蒲酌金甌縱使花時常病酒也是風流

定風波

一

把酒花前欲問他對花何恹一作惜醉顏醜春到幾人
能爛賞何況無情風雨等閑多艷樹香叢都幾許
朝暮惜紅愁粉柰情何好是金船浮玉浪相向十分
深送一聲歌

二

把酒花前欲問伊忍嫌金盞負春時紅艷不能旬日
看宜筭須知開謝只相隨蝶去蝶來猶解戀難見

回頭還是度年期莫候飲闌花已盡方信無人堪與
補殘枝

三

把酒花前欲問公對花何事訴金鍾為問去年春甚
處虛度鶯聲撩亂一場空今歲春來須愛惜難得
須知花面不長紅待得酒醒君不見千片不隨流水
即隨風

四

把酒花前欲問君世間何計可留春縱使青春留得
住虛語無情花對有情人任是好花須落去自古
紅顏能得幾時新暗想浮生何事好唯有清歌一曲
倒金樽

五

過盡韶華

一作光

不可添小樓紅日下層簷春睡覺來

情緒惡寂寞楊花繚亂拂珠簾早是閑愁依舊在

無奈那堪更被宿醒兼把酒送春惆悵甚長恁年年

三月病厭厭

六

國朝文忠公全集 卷一百三十三 五
對酒追歡莫負春春光歸去可饒人昨日紅芳今綠
樹已暮殘花飛絮兩紛紛粉面麗妹歌窈窕清妙
樽前信任醉醺醺不是狂心貪燕樂自覺年來白髮
滿頭新

驀山溪

新正初破三五銀蟾滿纖手染香羅剪紅蓮滿城開
遍樓臺上下歌管咽春風駕香輪停寶馬只待金烏
晚帝城今夜羅綺誰為伴應卜紫姑神問歸期相
思望斷天涯情緒對酒且開顏春霄短春寒淺莫待

金杯暖

浣溪沙

一

雲曳香綿彩柱高絳旗風颭出花梢一梭紅帶往來
拋束素美人羞不打却嫌裙慢褪纖腰日斜深院
影空搖

二

堤上游人逐畫船拍堤春水四垂天綠楊樓外出鞦韆
白髮戴花君莫笑六么催拍盞頻傳人生何處

似樽前

三

湖上朱橋響畫輪
溶溶春水浸春雲
碧瑤璃滑淨無塵
當路遊絲縈醉客
隔花啼鳥喚行人
日斜歸去柰何春

四

葉底青青杏子垂
枝頭薄薄柳綿飛
日高深院晚鶯啼
堪恨風流成薄倖
斷無消息道歸期
托腮無語翠眉低

五

青杏園林煮酒香
佳人初着薄羅裳
柳絲搖曳燕飛忙
乍雨乍晴花自落
閑愁閑悶晝偏長
為誰消瘦損容光

六

紅粉佳人白玉杯
木蘭船穩棹歌催
綠荷風裏笑聲來
細雨輕煙籠草樹
斜橋曲水遶樓臺
夕陽高處畫屏開

七

翠袖嬌鬟舞石州兩行紅粉一時羞新聲難逐管絃
愁白髮主人年未老清時賢相望偏優一樽風月
為公留

八

燈燼垂花月似霜薄簾映月兩交光酒醺紅粉自生
香雙手舞餘拖翠袖一聲歌已醺金觴休回嬌眼
斷人腸

九

十載相逢酒一卮故人纔見便開眉老來遊舊更同

誰浮世歌歡真易失宦途離合信難期樽前莫惜
醉如泥

御帶花

青春何處風光好帝里偏愛元夕萬里繒綵構一屏
峯嶺半空金碧寶檠銀缸耀絳幕龍虎騰擲沙堤遠
雕輪綉轂爭走五王宅雍容熙熙作畫會樂府神
姬海洞仙客拽香搖翠稱執手行歌錦街天陌月淡
寒輕漸向曉漏聲寂寂當年少狂心未已不醉怎歸
得

虞美人

爐香晝永龍煙白風動金鑾額畫屏寒掩小山川睡
容初起枕痕圓墜花鈿樓高不及煙霄半望盡相
思眼艷陽剛愛挫愁人故生芳草碧連雲怨王孫

鶴沖天

梅謝粉柳拖金香滿舊園林養花天氣半晴陰花好
却愁深花無數愁無數花好却愁春去戴花持酒
祝東風千萬莫匆匆

夜行船

一

憶昔西都懽縱自別後有誰能共伊川山水洛川花
細尋思舊遊如夢今日相逢情愈重愁聞唱畫樓
鐘動白髮天涯逢此景倒金樽殢誰相送

二

滿眼東風飛絮催行色短亭春暮落花流水草連雲
看看是斷腸南浦檀板未終人去去扁舟在綠楊
深處手把金樽難為別更那聽亂鶯踈雨

洛陽春

紅紗未曉黃鸝語
蕙爐銷蘭炷錦屏羅幕護春寒
昨夜三更雨
綉簾閑倚吹輕絮
斂眉山無緒
看花拭
淚向歸鴻問來處
逢郎否

一叢花

此篇世傳張先子野詞

傷春懷遠幾時窮
無物似情濃
離愁正恁牽絲亂
更南陌飛絮濛濛
歸騎漸遙
征塵不斷
何處認郎蹤
雙鴛池沼水溶溶
南北小橋通
梯橫畫閣黃昏後
又還是新月
簾櫳沉恨細思
不如桃李還解嫁春風

雨中花

千古都門行路能
使離歌聲苦
送盡行人
花殘春晚
又到君東去
醉藉落花吹暖絮
多少曲堤芳樹
且攜手留連
良辰美景
留作相思處

千秋歲

數聲鶗鴂又報芳菲歇
惜春更把殘紅折
雨輕風色
暴梅子青時節
永豐柳無人盡日
花飛雪
莫把絲絃撥
怨極絃能說
天不老情難絕
心似雙絲網
終有千千結
夜過也東窻未白
殘燈滅

越溪春

三月十三寒食日春色遍天涯越溪閬苑繁華地傍
禁垣珠翠煙霞紅粉墻頭鞦韆影裏臨水人家 歸
來晚駐香車銀箭透窻紗有時三點兩點雨霽朱門
柳細風斜沉麝不燒金鴨冷籠月照梨花

賀聖朝影

白雪梨花紅粉桃露華高垂楊慢舞綠絲條草如袍
風過小池輕浪起似江皋千金莫惜買香醪且陶

陶

洞天春

鶯啼綠樹聲早檻外殘紅未掃露點真珠遍芳草正
簾幃清曉 鞦韆宅院悄悄又是清明過了燕蝶輕
狂柳絲撩亂春心多少

憶漢月

紅艷幾枝輕裊新被東風開了倚煙啼露為誰嬌故
惹蝶怜蜂惱 多情遊賞處留戀向綠叢千繞酒闌
歡罷不成歸腸斷月斜春老

清平樂

雨晴煙晚綠水新池滿雙燕飛來垂柳院小閣畫簾
高捲黃昏獨倚朱欄西南初月眉彎砌下落花風
起羅衣特地春寒

二

小庭春老碧砌紅萱草長憶小欄閑共遠携手綠叢
含笑別來音信全乖舊期前事堪猜門掩日斜人
靜落花愁點青苔

應天長

一
一彎初月臨鸞鏡雲鬢鳳釵慵不整珠簾淨重樓迴
惆悵落月風不定綠煙低柳徑何處轆轤金井昨
夜更闌酒醒春愁勝却病

二

石城山下桃花綻宿雨初晴雲未散南去棹北飛鴈
水闊山遙腸欲斷倚樓情緒懶惆悵春心無限燕
度蒹葭風晚欲歸愁滿面

三

綠槐陰裏黃鶯語深院無人日正午繡簾垂金鳳舞

寂寞小屏香一炷 碧雲凝合處空役夢魂來去昨夜綠窗風雨問君知也否

涼州令 東堂石榴

翠樹芳條颭的的裙腰初染佳人携手弄芳菲綠陰紅影共展雙紋簾插花照影窺鸞鑑只恐芳容減不堪零落未晚青苔雨後深紅點 一去門閑掩重來却尋朱檻離離秋實弄輕霜嬌紅脉脉似見臙脂臉人非事往眉空歛誰把佳期賺芳心只願長依舊春風更放明年艷

南鄉子

一

翠密紅繁水國涼生未是寒雨打荷花珠不定輕翻冷溼鴛鴦錦翅斑 盡日凭欄弄藥拈花子細看偷得裊蹄新鑄樣無端藏在紅房艷粉間

二

雨後斜陽細細風來細細香風定波平花映水休藏照出輕盈半面粧 路隔秋江蓮子深深隱翠房意在蓮心無問處難忘泪裏紅腮不記行

鵲橋仙

月波清霽煙容明淡靈漢舊期還至鵲迎橋路接天
津映夾岸星榆點綴雲屏未卷仙鷄催曉腸斷去
年情味多應天意不教長恁恐把歡娛容易

芳草渡

梧桐落蓼花秋煙初冷雨纔收蕭條風物正堪愁人
去後多少恨在心頭燕鴻遠羌笛悠悠渺渺澄波一
片山如黛月如鈎笙歌散夢魂斷倚高樓

珠簾捲暮雲愁垂楊暗鎖青樓煙雨濛濛如畫輕風
吹旋収香斷錦屏新別人閑玉簫初秋多少舊懽
新恨書杳杳夢悠悠

更漏子

風帶寒枝正好蘭蕙無端先老情悄悄夢依依離人
殊未歸 寒羅幕凭朱閣不獨堪悲搖落月東出鴈
南飛誰家夜搗衣

摸魚兒

卷繡簾梧桐秋院落一霎雨添新綠對小池閑立殘

國朝文忠公全集 卷一百三十三 十四
粧淺向晚水紋如縠凝遠目恨人去寂寂鳳枕孤難
宿倚欄不足看燕拂風簷蝶翻露草兩兩長相逐
雙眉促可惜年華婉婉西風初弄庭菊況伊家年少
多情未已難拘束那堪更趁涼景追尋甚處垂楊曲
佳期過盡但不說歸來多應忘了雲屏去時祝

少年遊

一

去年秋晚此園中携手翫芳叢拈花嗅藥惱煙撩霧
拚醉倚西風今年重對芳叢處追往事又成空敲
遍欄干向人無語惆悵滿枝紅

二

肉紅圓樣淺心黃枝上巧如裝雨輕煙重無慘天氣
啼破曉來粧寒輕貼體風頭冷忍拋棄向秋光不
會深心為誰惆悵回面恨斜陽

三

玉壺冰瑩獸爐灰人起繡簾開春叢一夜六花開盡
不待剪刀催洛陽城闕中天起高下遍樓臺絮亂
風輕拂鞍霑袖歸路似章街

行香子

舞雪歌雲閑淡粧勻藍溪水染輕裙酒香醺臉粉色
生春更雅談話好情性美精神空江不斷凌波何
處向越橋邊青柳朱門斷鍾殘角又送黃昏奈眼中
淚心中事意中人

鷓鴣天

學畫宮眉細細長芙蓉出水鬪新粧只知一笑能傾
國不信相看有斷腸

雙黃鵠兩鴛鴦迢迢雲水恨難忘早知今日長相憶
不及從初莫作雙

近體樂府卷第三終

欽定四庫全集

卷三十三

七

集古錄跋尾卷第一

集一百三十四

古敦銘

毛伯敦

龔伯彛

伯庶父敦

右毛伯古敦銘嘉祐中原父以翰林侍讀學士出為

永興軍路安撫使其治在長安原父博學好古多藏

古奇器物能讀古文

一作之

銘識考知其人事蹟而長

安秦漢故都時時發掘所得原父悉購而藏之以予

方集錄古文故每有所得必模其銘文以見遺此敦

原父得其蓋於扶風而有此銘原父為予考按其事

云史記武王克商尚父牽牲毛叔鄭奉明水則此銘

謂鄭者毛叔鄭也銘稱伯者爵也史稱叔者字也敦乃武王時器也蓋余集錄最後得此銘當作錄目序時但有伯冏銘吉日癸巳字最遠故叙言自周穆王以來叙已刻石始得斯一作銘乃武王時器也其後二銘一得蓋屋曰龔伯尊彝其一亦得扶風曰伯庶父作舟姜尊敦皆不知為何人也三器銘文皆寃可識具列如左 右真蹟

毛伯敦銘

𠄎一𠄎正𠄎𠄎𠄎吉王十思𠄎𠄎

龔伯彝銘

𠄎止皇且益公文公政𠄎皇𠄎
𠄎𠄎𠄎𠄎𠄎𠄎𠄎𠄎𠄎𠄎𠄎𠄎
𠄎𠄎𠄎𠄎𠄎𠄎𠄎𠄎𠄎𠄎𠄎

釋文

虞作皇祖懿公文公武伯皇考龔伯尊彝虞其熙萬年無疆霑終霑始其子子孫孫永寶用享于宗

室 薛尚功釋云虞作皇祖益公文公武伯皇考龔伯彝彝虞其熙萬年無疆令終令命其子子孫

孫永寶用享于宗室

伯庶父敦銘

及二月戊寅伯庶父作王姑舟姜尊敦其末寶用
美璽時與承廟用

釋文

惟二月戊寅伯庶父作王姑舟姜尊敦其末寶用

薛尚功釋舟
為周餘同上

韓城鼎銘

王九月乙亥晉姜曰余佳惟司嗣享朕先姑
齊先姑君晉邦命不刷美摩平

吉金用作寶尊鼎用康頤安懷遠邦君子晉姜用
斲○○麋壽作惠○亟萬年無疆用德峻保其孫
子三壽是利

右原父所寫如此

佳惟王九月乙亥晉姜曰余佳惟司嗣享朕先姑

君晉邦余不叟敵今作敢者籀六省安寧至經滌離明德宣

邠疑邠省我耐用鬻房辟辟姪疑即豸豸炎剝虔

不余疑遂字讀為墜諸豐單享自帥帥臂我萬民亂遷

我尹疑易凶凶或胃賚千兩勿灋文侯頤令畢疑

字事疑母字 補通 刑征繇疑繇字 湯驪取受久吉金

用匕作寶樽 鼎用康疑西字 文為緩 裏繇切 君

子晉姜用斲疑斲字 綽疑綽字 寤疑寤字 舊疑舊字 筮疑筮字 為

亟極 萬季無疆 疆用高享 用德 眈疑允 係凶 其孫

子三鬻是村

右嘉祐己亥歲馮掖有得鼎韓城者摹其款識于

石樂安公以南仲職典書學命釋其字謹按其銘

盖多古文奇字古文自漢世知者已稀字之傳者

賈逵許慎輩多無其說盖古之事物有不與後世

同者故不能盡通其作字之本意也其不傳者今

或得於古器無所依據難以臆斷大抵古字多省

偏旁而趣簡易故佳司至臣亾等字皆假借也鄭

司農說周禮云古者書儀但為義又云古者立位

同字古文春秋經公即位為公即立者是也 叡

者進取也从爻故叡疑為叡 𡇗母从女而象乳

子形故姬疑為母而繇讀為繇 雖用邕聲邕从

𠂔古文作邕今此邕从水从吕故疑為雖 魯字

古作𠂔即旅 古文旅作𠂔而𠂔者字用𠂔為聲盖

古文魯旅者三字通用故譌疑為諸 易者篆文

象蜥易形故手疑為易而讀為錫為賜皆以聲假

借也鹵从鹵古西字中象鹽形胃胃上象胃中穀形

故鹵胃二字 卑者从土在甲下大今但用左古者尚右故大在甲下為卑

故巽疑為卑亦恐借為卑讀母音冠象穿寶貨形貫字从之

聿或即母字今毛詩有串夷字俗用為串穿之串

而說文不載豈非聿字之省也故疑聿讀為貫

通从之凡从之彳之字多通用故徧疑為通 古

語二字相屬者多為一字書之若秦鍾銘有字小

秀方四之字是也鹵古西字故夔疑為西夏字秦鍾銘亦

有此妥字說文無之盖古綏字省系尔其後相

承讀如媾故晏疑讀為綏 从音偃石鼓文皆作為

古之旌旂悉載於車故疑駮即旂字而从車借讀

為祈近嘗有得敦藍田者二銘皆有用駮萬耆之

文故知然也 釁今幡為許刃而釁芭之釁音門用

之為聲詩鳧鷖 在釁又省為疊易繫辭釁又讀

如尾釁音門尾眉聲相近又古者字音多與今異徐鉉

所謂如自亦音香釁亦音門乃亦音仍它皆倣此是也 豈釁眉古亦同音歟

秦鍾銘亦有覺蒼字故覺疑為眉 為者毋猴也
以爪而象其形故象為為眈眈字字書所無而於
文執宐為允蓋用眈省聲也它字不可識者猶十
一二與其偏旁之異者若可也加刃封之類皆今
所不傳以小篆參求之不能彷彿以今揆之其間
或當時書者鑄器者不必無謬誤矣姑盡淺學以
塞公命云尔

嘉祐壬寅冬十月大常博士知國子監書學豫
章楊南仲識

嘗觀石鼓文愛其古質物象形執有遺思焉及得
原甫鼎器銘又知古之篆字或多或省或移之左
右上下惟其意之所欲然亦有工拙秦漢以來裁
歸一體故古文所見者止此惜哉治平甲辰正月
莆陽蔡襄

商雒鼎銘 真蹟

右商雒鼎銘者原甫在長安時得之上雒其銘云惟
十有四月既死霸王在下都雒公誠作尊鼎用追享
丁于皇且考用气麋壽萬年無疆子子孫孫永寶用

雖公不知為何人原甫謂古丁寧通用蓋古字簡略以意求之則得爾而蔡君謨謂十有四月者何原甫亦不能言也治平元年中伏日書

古器銘

鍾銘二
甌銘二

金器銘一
寶敦銘一

字疑非金

右古器銘六余嘗見其二曰甌也寶蘇鍾也太宗皇帝時長安民有耕地得此甌初無識者其狀下為鼎三足上為方甌中設銅箏可以開闔製作甚精有銘在其側學士向中正工於篆籀能識其文曰甌也遂藏于祕閣余為校勘時常閱于祕閣下景祐中脩大

樂冶工給銅更鑄編鐘得古鐘有銘于腹因存而不毀即寶蘇鍾也余知大常禮院時嘗於太常寺按樂命工叩之與王朴夷則清聲合初王朴作編鐘皆不圓至李照等奉詔脩樂皆以朴鐘為非及得寶蘇其狀正與朴鐘同乃知朴為有法也嘉祐八年六月十八日書 右真蹟

同前

綏和鍾

寶盃

寶敦

右古器銘四尚書屯田員外郎楊南仲為余讀之其一曰綏和林鐘其文磨滅不完而字有南仲不能識

者其二曰寶盃其文完可讀曰伯玉般子作寶盃其
萬斯年子子孫孫其永寶罔刻其四皆曰寶敦其
銘文亦同曰惟王四年八月丁亥散季肇作朕王母
弟姜寶敦散季其萬年子子孫孫永寶蓋一敦而二
銘余家集錄所藏古器銘多如此也治平元年七月
十三日以服藥假家居書右真蹟
自余集錄古文所得三代器銘必問於楊南仲章友
直暨集錄成書而南仲友直相繼以死古文奇字世
罕識者而三代器銘亦不復得矣治平三年七月二

十一有日一有孟饗攝事太廟齋宮書右真蹟
八年有日以字

終南古敦銘

右終南古敦銘大理評事蘇軾為鳳翔府判官得古
器於終南山下其形制與今三禮圖所畫及人家所
藏古敦皆不同初莫知為敦也蓋其銘有寶尊敦之
文遂以為敦爾右集本

叔高父煮簋銘

叔高父煮簋銘

頤用

此蓋銘

國朝文忠公全集卷一百一十四
羊食山止物然空谷豈廷野也仁孫承祀

齋用

此腹銘

右煮簋銘曰叔高父作者煮簋其萬年子子孫孫永寶
用原父在長安得此簋於扶風原甫曰簋容四升其
形外方內圓而小壻之似龜有首有尾有足有甲有
腹今禮家作簋亦外方內圓而其形如桶但於其蓋
刻為龜形爾字有與原甫所得真古簋不同一有君謨
以謂禮家傳其說不見其形制故名存實亡原甫所
見可以正其繆也故并錄之以見君子之於學貴乎

多見而博聞也治平元年六月二十日書右真蹟

周穆王刻石

右周穆王刻石曰吉日癸巳在今贊皇壇山上壇山
在縣南十三里穆天子傳云穆天子登贊皇山一有以

望臨城置壇此山遂以為名癸巳誌其日也圖經所

載如此而又別有四望山者云是穆王所登者一作

據穆天子傳但云登山不言刻石然字畫亦竒怪土

人謂壇山為馬蹀山以其已字形類也慶曆中宋尚

書祁在鎮陽遣人於壇山模此字而趙州守將武臣

也遽命工鑿山取其字龕于州廡之壁聞者為之嗟
惜也治平甲辰秋分日書 右真蹟

敦匱銘

周姜寶敦

張伯煇匱

右伯匱敦銘曰伯匱父作周姜寶敦用夙夕享用
萬壽尚書匱命序曰穆王命伯匱為周大僕正則此
敦周穆王時器也按史記年表自厲王以上有世次
而無年數共和以後按乎春秋年數乃詳蓋自穆王
傳共孝懿夷厲五王而至於共和自共和至今蓋千
有九百餘年斯敦之作在共和前五世而遠也古之

人之欲存乎久遠者必託於金石而後傳其堙沉埋
沒顯晦出入不可知其可知者久而不朽也然岐陽
石鼓今皆在而文字剥缺者十三四惟古器銘在者
皆完則石之堅又不足恃是以古之君子器必用銅
取其不為燥濕寒暑所變為可貴者以此也古之賢
臣名見詩書者常為後世想望矧得其器讀其文器
古而文奇自可寶而藏之邪其後張伯匱銘曰張伯
作者匱其子子孫孫永寶用張伯不知何人也二銘
皆得之原父也 右集本

敦医銘 伯固敦 張仲医

嘉祐六年原父以翰林侍讀學士出為永興軍路安撫使其治在長安原父博學好古多藏古奇器物而咸鎬周秦故都其荒基破冢耕夫牧兒往往有得必購而藏之以余方集錄古文乃模其銘刻以為遺故余家集古錄自周武王以來皆有者多得於原父也歸自長安所載盈車而以其二噐遺余其一曰伯固之敦其一曰張仲之医其形制與今不同而極精巧敦医皆有銘而云医獲其二皆有盖而上下皆銘銘

在尚冀或傳爾不然何丁寧重複

一作復

若此之煩也

詩六月之卒章曰侯誰在矣張仲孝友盖周寧王時人也距今實千九百餘年而二噐始復出原甫藏其噐予錄其文盖仲與吾二人者相期於二千年之間可謂遠矣方仲之作斯噐也豈必期吾二人者哉盖久而必有相得者物之常理爾是以君子之於道不汲汲而志常在於遠大也原甫在長安得古噐數十作先秦古噐記而張仲之噐其銘文五十有一其可識者四十一具之如左其餘以俟博學君子

石鼓文

右石鼓文岐陽石鼓初不見稱於前世至唐人始盛

稱之而韋應物以為周文王之鼓

一有宣王刻詩有至字

爾韓退之直以為宣王之鼓在今鳳翔孔子廟中鼓

有十先時散棄于野鄭餘慶置于廟而亡其一皇祐

四年向傳師求於民間得之

一有十鼓二字

迺足其文可見

者四百六十五

一有磨滅二字

不可識者過半余所集錄文

之古者莫先於此然其可疑者三四今世所有漢桓

靈時碑往往尚在其距今未及千歲大書深刻而磨

滅者十猶八九此鼓按太史公年表自宣王共和元

年至今嘉祐八年實千有九百一十四年鼓文細而

刻淺理豈得存此其可疑者一也其字古而有法其

言與雅頌同文而詩書所傳之外三代文章真蹟在

者惟此而已然自漢已來博古好奇之士皆略而不

道此其可疑者二也隋氏藏書最多其志所錄秦始

皇刻石婆羅門外國書皆有而獨無石鼓遺近錄遠

不宜如此此其可疑者三也前世傳記所載古遠奇

怪之事類多虛誕而難信況傳記不載不知韋韓二

君何據而知為文宣之鼓也隋唐古今書籍粗備豈
當時猶有所見而今不見之耶然退之好古不妄者
余姑取以為信爾至於字畫亦非史籀不能作也廬
陵歐陽某記嘉祐八年六月十日書

右真蹟

秦度量銘

右秦度量銘二按顏氏家訓隋開皇二年之推與李
德林見長安官庫中所藏秦鐵稱權傍有鐫銘二其
文正與此二銘同之推因言司馬遷秦始皇帝本紀
書丞相隗林當依此銘作隗狀遂錄二銘載之家訓

余之得此二銘也廼在祕閣校理文同家同蜀人自

言嘗遊長安買得

一有此字

二物其上刻二銘出以示余

其一乃銅鍤不知為何器其上有銘循環刻之乃前

一銘也其一乃銅方版可三四寸許所刻乃後一銘

也考其文與家訓所載正同然之推所見是鐵稱權

而同所得乃二銅器余意秦時茲二銘刻於器物者

非一也及後又於集賢校理陸經家得一銅版所刻

與前一銘亦同益知其然也故並錄之云嘉祐八年

七月十日書

右真蹟

秦昭和鍾銘

右秦昭和鍾銘曰秦公曰不顯朕皇祖受天命奄有下國十有二公按史記秦本紀自非子邑秦而秦仲始為大夫卒莊公立卒襄公文公寧公出公武公德公宣公成公穆公康公共公桓公景公相次立太史公於本紀云襄公始列為諸侯於諸侯年表則以秦仲為始今據年表始秦仲則至康公為十二公此鐘為共公時作也據本紀自襄公始則至桓公為十二公而銘鐘者當為景公也故並列之以俟博識君子

治平元年二月社前一日書 右真蹟

秦祀巫咸神文 一作秦誓文

右秦祀巫咸神文今流俗謂之詛楚文其言首述秦穆公與楚成王事遂及楚王熊相之罪按司馬遷史記世家自成王以後王名有熊良夫熊適熊槐熊元而無熊相據文言穆公與成王盟好而後云倍十八世之詛盟今以世家考之自成王十八世為頃襄王而頃襄王名橫不名熊相又以秦本紀與世家參較自楚平王娶婦於秦昭王時吳伐楚而秦救之其後

歷楚惠簡聲悼肅五王皆寂不與秦相接而宣王熊
良夫時秦始侵楚至懷王熊槐頃襄王熊橫當秦惠
文王及昭襄王時秦楚屢相攻伐則此文所載非懷
王則頃襄王也而名皆不同又以十八世數之則當
是頃襄然則相之名理不宜繆但史記或失之爾疑
相傳寫為橫也 右集本

之罘山秦篆遺文 集本

右秦篆遺文纔二十一字曰於久遠也如後嗣焉成
功盛德臣去疾御史大夫臣德其文與嶧山碑泰山

刻石二世詔語同而字畫皆異惟泰山為真李斯篆
爾此遺者或云麻温故學士於登州海上得斤木有
此文豈杜甫所謂棗木傳刻肥失真者邪

秦泰山刻石 一作書李斯篆後 集本

右秦二世詔李斯篆天下之事固有出於不幸者矣
苟有可以用於世者不必皆賢聖之作也蚩尤作五
兵紂作漆器不以二人之惡而廢萬世之利也篆字
二字一之法出於秦李斯斯之相秦焚棄典籍遂欲
作小篆滅先王之法而獨以已之所作刻石而示萬世何哉

十四字一作至已之所作則為萬世不可朽之計何其愚哉按史記秦始皇帝行

幸天下凡六刻石及二世立又刻詔書于一作其旁

今皆亡矣獨泰山頂上二世此字一有詔僅在所二字無存

數十字爾今俗傳嶧山碑者史記不載又其字體差

大六字一作其字特大不類泰山存者其本出於徐鉉一無此

又有別本云此字無出於夏竦家者以今市人所鬻校

之無異一無此自唐封演已言嶧山碑非真而杜甫

直謂棗木傳刻爾皆不足貴也一無此余友江鄰幾

一作休復謫官於奉符嘗自至泰山頂上視秦所刻石處

云石頑不可鐫鑿不知當時何以刻也然而二字一作其

四面皆一有石字無草木而野火不及故能若此之久有一

也然風雨所剝其存者纔此數十字一無此而已本

鄰幾遺余也此今俗傳嶧山碑本特為真者爾一無此

九字只作體復字鄰幾

秦嶧山刻石

右秦嶧山碑者始皇帝東巡群臣頌德之辭至二世

時丞相李斯始以刻石今嶧山實無此碑而人家多

有傳者各有所自来昔徐鉉在江南以小篆馳名鄭

文寶其門人也嘗受學於鉉亦見稱於一時此本文
寶云是鉉所摸文寶又言嘗親至嶧山訪秦碑莫獲
遂以鉉所摸刻石於長安世多傳之余家集錄別藏
泰山李斯所書數十字尚存以較摸本則見真偽之
相遠也治平元年六月立秋日右真蹟

同前一作秦二世詔

右鄒嶧山秦二世刻石以泰山所刻較之字之存者
頗多而磨滅尤甚其趙嬰楊樛姓名以史記考之乃
微可辨其文曰大夫趙嬰五大夫楊樛皇帝曰金石

刻畫始皇帝所為也今襲號而金石刻凡二十九字
多於泰山存者而泰山之石又滅盛德二字其餘則
同而嶧山字差小又不類泰山存者刻畫完好而附
錄于一作於此者古物難得兼資博覽爾蓋集錄成書
後八年得此于一作於青州而附之熙寧元年秋九月
六日書右真蹟

前漢二器銘

林華宮行鐙一
蓮勺宮博山爐

歲月見本文

劉原父帖

近又獲一銅器刻其側云林華觀行鐙重一斤十

四兩五鳳二年造第一今附墨本上呈

右林華宮行鐙銘一蓮勺宮銅博山爐下槃銘一皆漢五鳳中造林華宮漢書不載宣帝本紀云困於蓮勺鹵中注云縣也亦不云有宮蓋秦漢離宮別館不可勝數非因事見之則史家不能備載也余所集錄古文自周穆王以來莫不有之而獨無前漢時字求之久而不獲每以為恨嘉祐中友人劉原甫出為永興守長安秦漢故都多古物奇器埋沒於荒基敗冢往往為耕夫牧豎得之遂復傳於人間而原甫又雅

喜藏古器由此所獲頗多而以余方集古文故每以其銘刻為遺既獲此二銘其後又得谷口銅甬銘乃甘露中造由是始有前漢時字以足余之所闕而大償其素願焉余所集錄既博而為日滋久求之亦勞得於人者頗多而最後成余志者原甫也故特誌之嘉祐八年歲在癸卯七月二十日書右真蹟

前漢谷口銅甬銘歲月見本文

右漢谷口銅甬原父在長安時得之其前銘云谷口銅甬容十其下滅兩字始元四年左馮翊造其後銘

云谷口銅甬容十斗重四十斤甘露元年十月計掾
章平左馮翊府下減一字原父以今權量校之容三
斗重十五斤始元甘露皆宣帝年號也一有字余所集錄
千卷前漢時文字惟此與林華行鐙蓮勺博山鑪盤
銘爾治平元年六月九日書右真蹟

前漢鴈足鐙銘

此跋本與漢二器銘
銅甬銘共為一卷

裴如晦帖

煜頃嘗謂周秦東漢往往有銘傳於世間獨西漢
無有王原隸言華州片瓦有元光字急使人購得

之乃好事者所為非漢字也侍坐語及公亦謂家

集所闕西漢字耳煜守丹陽日蘓氏者出古物有

銅鴈足鐙制作精巧因辨其刻則黃龍元年所造

其言榮宮二史間未始概見遂摹之欲寄左右以

為集古錄之一事會悲苦不果昨偶開篋見之謹

以上獻亦聞原甫於秦中得西漢數器不知文字

與此類不煜再拜

治平元年十
二月十四日

後三年余出守亳社而裴如晦以疾卒于京師明年
原甫卒于南都二人皆年壯氣盛相次以歿而余獨

歸然而存也熙寧壬子四月 右真蹟

後漢西嶽華山廟碑 歲月見本文

右漢西嶽華山廟碑文字尚完可讀其述自漢以來云高祖初興改秦淫祀太宗承循各詔有司其山川在諸侯者以時祠之孝武皇帝脩封禪之禮巡省五嶽立宮其下宮曰集靈宮殿曰存僂殿門曰望僂門中宗之世使者持節歲一禱而三祠後不承前至於亡新寔用丘虛建武之元事舉其中禮從其省但使二千石歲時往祠自是以來自有餘年所立碑石文

字磨滅延熹四年和農太守袁逢脩廢起類易碑飾闕會遷京兆尹孫府君到欽若嘉業遵而成之孫府君諱瑗其大略如此所謂集靈宮者他書皆不見惟見此碑 一有爾字則余之集錄不為無益矣 一無此十字 治平元年閏五月十六日書 右真蹟

後漢樊毅華嶽碑 歲月見本文

右漢樊毅華嶽碑云秦華之山削成四方其高五千仞廣十里周禮職方氏華謂之西嶽祭視三公者以能興雲雨產萬物通精氣有益於人則祀之故帝舜

受堯親自巡省暨夏殷周末之有改秦違其典辟遺
 鄩池二世以亡漢祖應運禮遵陶唐祭則獲福亦世
 克昌亡新滔逆鬼神不享建武之初彗掃頑凶光
 和二年有漢元舅五侯之胄謝陽之孫曰樊府君諱毅
 字仲德命守斯邦孟冬十月齋祠西嶽以傳窄狹不
 足處尊卑廟舍舊久墻屋傾亞特部行事荀班縣令
 先讜以漸補治此其事也又云功曹郭敏等遂刊玄
 石銘勒鴻勲其字畫頗完其文彬彬可喜惟以周禮
 職方氏為識方氏其字畫分明非訛缺疑當時周禮

之學自如如此蓋識誌其義皆通也治平元年五月十

日書 右真蹟

同前

右漢樊毅脩華嶽廟碑云惟光
 和元年歲在戊午名
 曰咸池季冬巳巳和農太守河南樊君諱毅字仲德
 下車之初恭肅神祀西嶽至尊詔書奉祠躬親自往
 齋室逼窄法齋無所於是與令巴郡胸忍先讜圖議
 繕故二年正月巳卯興就刻茲碑號吏卒挾路據此
 碑乃即時所立而太守生稱諱者何哉治平元年末

伏日書 右真蹟

後漢脩西嶽廟復民賦碑 歲月見本文

右漢脩西嶽廟復民賦碑云光和二年十二月庚午朔十三日壬午弘農太守臣毅頓首死罪上尚書臣毅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謹按文書臣以去元年十一月到官其十二月奉祠西嶽華山省視廟舍及齋衣祭器率皆久遠有垢臣以神嶽至尊宜加恭肅輒遣行事荀班與華陰令先謹以漸繕治成就之又曰謹言縣當孔道加奉尊嶽一歲四祠養牲百日用穀藁

三千餘斛或有請雨齋禱後費兼倍小民不堪有饑寒之窘違宗神之敬乞差諸賦復華下十里以內民租田口臣輒聽盡力奉宣詔書思惟惠利增異復上臣毅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上尚書漢家制度今不復見惟余家集錄漢碑頗多故於磨滅之餘時見一二而此碑粗完故錄其首尾以傳臣毅者樊毅也 右集本

後漢北嶽碑 歲月見本文 集本

右漢北嶽碑文字殘滅尤甚莫詳其所載何事第其

隱隱可見者曰光和四年以此知為漢碑爾其文斷
續不可次序蓋多言珪幣牲酒黍稷豐穰等事似是
禱賽之文其後有二人姓名偶可見云南陽冠軍馮
巡字季祖甘陵夏方字伯陽其餘則莫可考矣

後漢無極山神廟碑

歲月見本文

右漢無極山神廟碑文字磨滅斷續然尋繹次序其
可見者尚可成文云太常臣耽丞敏頓首上尚書謹
按文書男子常山蓋高上黨范遷為元氏三公神山
去年五月常山相巡詣山請雨山神即使高傳言白

國縣即與封龍靈山無極山共興雲雨常山相巡元
氏令王翊各以一白羊賽復使高與遷俱詣太常為
無極山神索法食臣疑高遷言不實輒移本國今常
山相巡書言郡督郵言無極山體可三里所立石為
體長二丈五尺所山周匝二十餘里其三公封龍靈
山皆得法食乞令無極山比三山祠牲出王家以珪
璧為信愚臣如巡言請少府給珪璧故事須報臣耽
愚竊頓首頓首上尚書制曰可尚書令忠奏雒陽宮
太常承書從事光和四年八月十七日丁酉尚書令

忠下太常耽丞敏下常山相其奏章如此其後遂言
造廟事而有銘其文多不載按漢奏章首尾皆言臣
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上尚書而此碑所載大常有
一奏章首尾不稱死罪而丞敏又不稱臣莫曉其制碑
後又列常山官屬云常山相南陽雋巡字季祖元氏
令王翊字元輔云治平元年四月二日書 右真蹟

後漢桐柏廟碑

歲月見本文

右漢桐柏廟碑磨滅雖不甚而文字斷續粗可考次
蓋南陽太守脩廟碑也其辭云延熹六年正月乙酉

南陽太守中山盧奴君奴下正闕一字當是其姓又
云尊神敬祀立廟桐柏春秋宗崇災異告變水旱請
求位比諸侯聖漢所尊 一作宗 太守奉祀二十餘年不

復身至遣丞行事簡略不敬明神弗歆災害以生五
嶽四瀆與天合德仲尼慎祭常若神在君準則大聖
親之桐柏來見廟祠崎嶇逼狹開拓神門立闕四望
增廣壇場又云執玉以沉為民祈福靈祇報祐天地
清和其大意止於如此其後有頌亦可讀第不見太
守姓名爾然不著他事惟脩廟祀神爾桐柏淮瀆廟

國朝文忠公全集卷一百三十四
也治平元年六月十三日書 右真蹟

後漢殺阮君神祠碑 光和四年

右漢殺阮君神祠碑在鄭縣慶曆中樞密直學士施君為陝西都轉運使為余模此本云碑文已磨滅初不可辨以麩填其刻稍尋其點畫命工鐫治之乃可讀漢碑今在者類多磨滅不完故斯碑歷歷可見也惟裴曄姓名為鄉人鑿去矣殺阮所以畜洩水患據碑文云自亡新以來廢之則前漢時已有之矣光和中曄為鄭縣令始脩復之事見水經及華州圖經殺

阮君祠今謂之五部神廟其像有
樓先生東臺御史王翦將軍皆莫
言今為涇原路安撫使 右集本

集古錄跋尾卷第一終

